暑期档第一的《功夫女足》有争议?

受访观众齐齐撑星爷!

羊城晚报讯 粤产电影《功夫女足》目前稳居2026年暑期档票房首位。对影片的评价却呈现两极分化:部分网友认为星爷"太幼稚""爱重复自己",影迷则买票支持。为此,记者走进影院,实地采访观众。

当天《功夫女足》的排片表现稳定,几乎每半小时就有场次散场。记者随机采访,有趣的是,积极接受采访的都是各年龄层的男性观众。事实上,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特征:该片的男性观众"想看"比例为57.9%,数据大幅超过女性观众的42.1%,与多数影片的观众性别结构形成反差,也直接体现出本地男观众对主创及影片的高度认可。

受访观众均对《功夫女足》给出正面评价,普遍表示,影片的观影体验超出预期。这一现场口碑也折射出当下影视行业的普遍现象:部分影评账号、网络营销号的评价导向,可能与普通观众的真实观影感受、市场反馈存在偏差。

当下,电影早已走出专业圈层,成为全民共享、全民参与的大众文艺载体。2026年,羊城晚报开设《新大众影评》栏目,其主旨正是让普通观众走到台前,从电影的"旁观者",成为电影作品的品读人、文化现象的观察者、影视行业的推动者。

文艺属于大众,评判权也属于大众。

(李丽 赖星羽)

新大众影评

投稿邮箱:
xindazhongyingping@163.com

扫码获取《新大众影评》更多内容

《功夫女足》:熟悉的周星驰,变化的电影环境

《功夫女足》海报

《功夫女足》上映后,不少观众将其视为周星驰自《美人鱼》以来"最令人失望"的作品。甚至有人认为,它暴露的问题比《新喜剧之王》更为突出——后者至少延续了周星驰对失败者处境的关注,而《功夫女足》虽拥有更大的制作规模、更密集的笑料和更多视觉奇观,却始终与观众隔着一段距离。

当"尴尬"失去了落脚之处

这段距离,首先来自喜剧中"尴尬感"的变异。

周星驰过去的电影惯于制造尴尬:一个不被承认的演员郑重谈论表演,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固执维护尊严。人物越认真,现实越显荒诞,观众因信念与处境之间的反差而发笑。而《功夫女足》的部分场面却呈现出另一种尴尬——演员提高音量、放大表情、瞪眼、摔倒、扮丑,剪辑与音效不断提示笑点,但人物为何在此刻做出如此反应,影片并未给出充分说明。观众未能进入人物的处境,只看见演员正在完成一个被预先规定为好笑的动作。

评价周星驰的新作,天然携带情感负担。观众面对的不只是一部电影,还有《喜剧之王》《少林足球》《功夫》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等作品积淀的集体记忆。人们期待的也不仅是笑点,而是某种熟悉的情绪——小人物的窘迫、荒诞中的认真,以及笑声之后隐约浮起的失落与尊严。

因此,《功夫女足》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"笑点过时"或"特效粗糙"。影片保留了功夫、足球、怪人团队、失败者逆袭、夸张表演和旧作彩蛋等大量周星驰元素,最终却仍像一部完成度不足的作品。

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割裂

一个明显的原因在于:影片拥有不少经过独立设计的场面,却未能使它们建立起足够紧密的内部联系。新人物登场后迅速展示性格,一种功夫出现后立即配合视觉奇观,一个笑料铺开后很快反转。这些段落单独观看,各有明确的刺激点,也易于截取和传播。但当它们被置入一部长片,段落之间的因果联系、人物变化和情绪递进却不够充分。前一场戏对后一场戏的影响有限——人物的失败、冲突或误解,未必进入其此后的行动,场面之间更多依赖节奏和类型元素连接,而非人物的选择。

同样具有鲜明章节感的《功夫》,则呈现出更高的完成度。猪笼城寨的人物、斧头帮的威胁、包租公与包租婆的身份,以及阿星从冒充恶人到真正做出选择,并非彼此孤立的段落。《功夫》表面旁逸斜出,内部却有清晰的牵引和呼应——影片可以随时岔开,却总能回到人物的选择之上。

这一差异在人物塑造上更为明显。《功夫女足》更多通过外形、性格和特殊能力迅速为人物定性,却较少通过关系与选择让观众真正认识她们。观众能快速辨认每个人的特点,却不清楚这种特点如何形成,也不了解她们会因比赛失去或获得什么。人物的能力先于经历被看见,招式也先于生活留下印象。

过去,周星驰本人就是表演和节奏的中心——他知道一句台词该在哪里停顿,一个眼神需停留多久,一次出丑如何同时承载滑稽、羞耻与委屈。他可以凭自己的身体直接完成导演意图。当他退至摄影机后,这些高度个人化的经验便需经过导演示范、演员理解、现场调度和后期剪辑,才能抵达银幕。问题不在于"模仿得不像",而在于一种原本由周星驰亲自把握的表演尺度,经过更长的执行链条后能否依然准确——人物是在等待笑声,还是掩饰难堪;停顿是为了反转,还是角色真的不知如何面对眼前处境?这些细微差别,往往决定了喜剧是否成立。

滞后于时代的视觉质感

涉及大量动作设计、视效合成的作品,从开发到上映往往需数年。方案一旦确定,视觉风格与技术路径便难以随环境变化及时调整。而在《功夫女足》的制作过程中,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影像技术正经历快速迭代,观众对合成画面的辨识能力也在不断提升。影片最终呈现的部分视觉效果,已不能代表上映时的最新水平。部分画面放大至银幕时,人物边缘、光线衔接、身体与环境间的失调便会更加明显,形成一种塑料感和廉价感。

当然,也可将这种不真实感理解为周星驰有意追求的漫画化效果。《少林足球》同样使用了大量带有年代痕迹的特效,但它的镜头通常会先交代人物的位置、动作方向和受力方式,再以特效夸张结果。观众即使知道画面不真实,仍能理解人物从何处起跳、足球向何处运动、一次撞击将产生什么后果。特效服务于演员的身体表演、清晰的空间关系和统一的喜剧语调。而《功夫女足》的部分比赛场面更注重视觉结果——人物飞得很高,画面足够热闹,但人物如何发力、球员如何对抗、比赛局势如何变化,展现得并不清晰。

《功夫女足》并未丢失周星驰的风格,它保留了许多熟悉的动作、人物类型和喜剧方法。问题在于,这些元素未能被充分组织成一部人物关系扎实、段落彼此呼应、视觉风格统一的作品。《功夫女足》的得失,不只是一次成败判断,更像是一场当代检验:一位成熟创作者长期形成的方法,如何在新的生产和观看环境中继续获得完整而有效的表达。《少林足球》和《功夫》之所以经得起重看,不只因其中有多少招式、台词和笑料,而是因为那些形式最终都回到了具体的人物、处境和选择之中。《功夫女足》真正的遗憾,也正在于这些熟悉的局部之间,未能建立起同样扎实的联系。

文/程之之

大家写广州

云中漫步"小蛮腰"

□郝俊

"小蛮腰"是广州塔的昵称,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很少叫它"广州塔",这种感觉就像称呼一位熟悉的邻家女孩,既亲热又随意。

"小蛮腰"意指细腰,是有典可查的,不过今天人们使用"小蛮腰"一词,其意义和旨趣与历史典故中的"细腰"已是截然不同。既不是"楚腰",也不是指唐代诗人白居易家中那个名叫"小蛮"的女子。我觉得,"小蛮腰"的"蛮"不作为人名,作为形容词也未尝不可,"蛮"与"小"合用,效果甚妙,"小"有纤细娇美之意,"蛮"可以解释为坚韧强健,"小蛮"二字正是"美"与"力"的统一,兼具了美感和力度。

称广州塔为"小蛮腰",显然是拟人的修辞手法,将其人格化,体现了一种生动的审美思维,更体现了人们对广州塔作为新地标的认同、赞誉与祝福。"小蛮腰"于2010年10月1日正式公开售票接待游客,如果从这一时间算起,到现在,"小蛮腰"已经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快十六年了。作为广州的新地标,身高600米的"小蛮腰"在广州新中轴线与珠江景观轴的交汇处拔地而起,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不断超越又优雅十足的形象表达。

"小蛮腰"不仅是亮眼的城市地标,更是一处绝佳的观景胜地。我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在"小蛮腰"的450米高处俯瞰城景时的感受——2015年,我和家人一起到观景平台游览,向远看时,感觉视野极为开阔。俯瞰时,刚开始,腿脚有些发软,尽管几分钟后逐渐适应了,但强烈的视觉落差还是让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。第二次登上"小蛮腰",是2019年年底,陪一位外地的朋友登高赏景,本以为第二次登临不会再心生激荡了,不曾想,仍然有初次登高时的心潮澎湃。我把感受写进一首题为《广州塔》的诗里:"我来到450米的观景平台,在云层里/铺开人间的景致,太壮观了/这大概就是神仙眼中的尘世/看不清谁是谁,只有渺小而平等的芸芸众生/在这里,听不到鼎沸的人声/地面上没有着急的事情/车辆驶入慢镜头,路人模糊成近乎静止的颗粒//俯瞰是一种慈悲/让远方不断地涌进眼眶,挤掉微缩的烦忧/绵延的大地安放生机、秩序和美好"。

在这般高度,的确有一种云中漫步的感觉,往下看,地面上的景物统统缩小,所有的"局部"都无法细辨,只有一片作为"整体"的大地在视野中迅速扩展,这种视觉冲击,带来的似乎是一种启示——人,如果想要看到阔大辽远的景象,就要从庸常的琐碎中超脱出来。哪怕这种超脱的体验只有一盏茶的工夫,于心境的平和与丰盈却大有裨益。

登高望远自然惬意,但这毕竟只是偶尔的兴致。红尘中人,不可能常驻云端。好在"小蛮腰"站在C位,加上身材高挑,很多时候,无需刻意寻找,它就会融入我们的寻常生活。白天远眺,它仿佛一根造型别致的巨型磁针,无论在哪个角度,只要看见她,目光就会为它停留;到了晚上,它把一轮明月当作明镜,仔细端详,精心妆扮,就像一位准备参加全城舞会的美女。待到华灯绽放,我向它走近时,发现它也正向我款步走来……

回到家,拉开书房的窗帘,"小蛮腰"娇小得成了窗景中的一束光艳,小到可以盈盈一握。

和"对"的人在一起

□何华[新加坡]

诗人李白晚年在安徽活动频繁,往返于宣城、南陵、当涂、青阳、贵池、宿松之间,最后死于当涂。李白写了大约200首与安徽有关的诗歌。打开安徽地图一看,就知道李白基本上行走于安徽长江段一带。李白写安徽最有名的诗有:《独坐敬亭山》(宣城)、《赠汪伦》(泾县)、《望天门山》(当涂)等。

先来说一件执壶,再接着谈李白。这件执壶是宋代青白釉"仙人吹笙壶",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博物馆,它是国宝级文物。2008北京奥运那年,国博召集全国多家博物馆举办庆奥运联展,安徽送去几件精品,就包括这壶。

这件宋代的仙人吹笙壶,让我想到诗仙李白。李白两度来宿松,并与时任县令闾丘结为好友。宿松是安徽古老县份之一,古称"松兹",地处长江中下游,吴头楚尾,三省交界。宿松自古农渔并重,水陆通衢,商贾云集,人文荟萃。皖江文化、荆楚文化、赣江文化交相融合,儒家文化、禅宗文化、道家文化兼收并蓄,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特色。宿松有"中国诗歌之乡"之称,自古吸引着无数骚人墨客、名人雅士前往驻足,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不朽的诗篇。据高嗣照先生的研究,李白在宿松一共写了八首诗。我个人最爱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一首:"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,明朝有意抱琴来。"

诗题中的山中指宿松南台山,幽人就是李白的好友宿松县令闾丘。"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",写得太美了。山中与好友喝酒,还有山花为伴,风吹过一定有花香。他俩的酒量好,一杯一杯复一杯,开怀畅饮,不存在喝多了找代驾的问题。"我醉欲眠卿且去,明朝有意抱琴来",李白酒足饭饱,倒头就睡,对闾丘说:"我要睡了,你别管我,你回家去吧。"李白在这首诗里喝酒的状态太放松了,没有一点压力,我想所谓"痛快"不过如此。大概对好朋友才可以这么任性吧,完全不需要讲究社交上的礼数、客套。明天你若愿意再来我这里,记得把琴也带来,我们一起弹琴赋诗,对酒放歌。不仅喝酒,做任何事,要想彻底放松就必须和"对"的人在一起。

前面说了,幽人是指闾丘,但这个"幽人",也可以理解为李白自己。这里的闾丘,不过是李白的"影子"。

嗨,老柳

□周国强[日本]

夜雨,昏黄的街灯在玻璃窗上洇出了一片闪烁的群星。啜着马奶酒,想起了那遥远的蒙古地方。想起那里曾经有个叫"老柳"的人……

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,我第一次去离呼市最近的四子王旗草原。说是草原,沙化得厉害。一簇簇低矮的半枯的草,稀稀拉拉地斑驳在黄沙地里。我住在牧户老柳家的蒙古包里。

老柳,晒得黢黑,看上去得有五十好几,其实还不到四十,草原上的汉子,显老。说是牧户,他家早就改行种起了荞麦。百十来头羊,包给了山西过来打工的汉人放养。家里盖起来大瓦房,过上了半农半牧的生活。以前游牧时住的蒙古包呢?也没闲着,用来接待体验草原风情的游客们了。

傍晚,晚霞红透了半边天,初到草原的我兴奋得大呼小叫。正在拴马绊儿的老柳头也不抬地笑着说:"天天都这样呢。"第一次吃烤羊腿,看我吃得满脸满嘴满手都是羊油,老柳看不下去了,他脱下手袜递了过来,说:"要不您套上这个吃?"

第一次骑马,马像是知道我是菜鸟,故意驮着我往那防野猪用的低压电网上蹭,或者朝树枝上挂,还时不时地尥蹶子,牵马的巴仁拉都拉不住,老柳急喊:"快给它看100块钱!"那马看到了钱,就颠儿颠儿地一路小跑起来。"这儿见钱眼开的不光是马。"说这话时老柳拿眼瞟了瞟巴仁。巴仁红着个脸尬笑着低声说:"叔,别老提这事儿了。"

几天前来了几位韩国散客,就住在巴仁家的包里。用过晚饭,想骑马溜达溜达。虽然上面规定严禁牧户私下租借马匹赚钱盈利,但握着塞到手里的票子,他见钱有些眼花了。马欺生,把一个韩国帅哥抖落在铁丝网下,左手大拇指肚被铁刺掀起了一块肉,出血不多。正滋喇一口酒、吧嗒一块肉地享受着晚膳的老柳,得到信儿后,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了过来,查看了伤情后,他冲吓傻了的巴仁喊:"快去拿急诊包!"所谓急诊包,里面除了给牲口应急用的兽药,也有人用的纱布、绷带、夹板和消毒水。有人从家里拿来了云南白药。就着几只手电,用小号缝衣针和丝线,老柳愣是把伤口给缝上了。帅哥咬着条毛巾,始终没吭一声儿,打上夹板,绑上了绷带,第二天一早儿被送回到了呼市,医院的大夫看着缝得歪歪扭扭的伤口,说:"这是哪个大夫缝的?"

一天,有家电视台来航拍草原。一架轻型直升机在空中"噗噗噗"地飞着。牧民们开着摩托骑着马,追着去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。我骑马落在了最后。老柳耐着性子缓辔陪着我,嘴里却不停地唠叨着:"跑那么快干啥?赶糕(奔丧)呐!"正念叨着,那轻直竟大头朝下、怪叫着冲向地面。"轰"的一声,一股青烟从小山包后升起。老柳吓得一骨碌滚落下马,抱着我的腿喊:"大哥,不怨我,真不怨我啊!"都带哭腔了。要知道平日里总是我喊他哥。后来得知,机上三人都活着。再后来有什么重要活动,大伙儿都不愿意叫上他了,这让老柳失落了好久。

新年刚过,我接到巴仁的电话,他哭着说老柳走了。我惊得说不出话,他说老柳前几天骑马去离家30几公里开外的朋友家喝酒,本应在那儿睡上一宿再回家,可看到来客太多,马都吃不饱,他空肚子干了几大碗马奶酒就匆匆往回赶……早晨,马回来了,没有了人。出去找,人却已经冻硬在雪地里。

"赶糕呢你?"我对老柳说。

祝福广场
爱的表白 · 幸福宣言 · 生日祝福
锦洪广告:020-87566523、13622244208

结婚启事
2026年7月23日 农历 丙午年六月初十

马佳炫先生 与 林兰玲女士
于公历2026年7月23日喜结连理。
从此,日月为证,山河为媒,共度朝夕与浪漫。
特此登报。敬告亲友,亦作留念。
喜结良缘 囍 永结同心